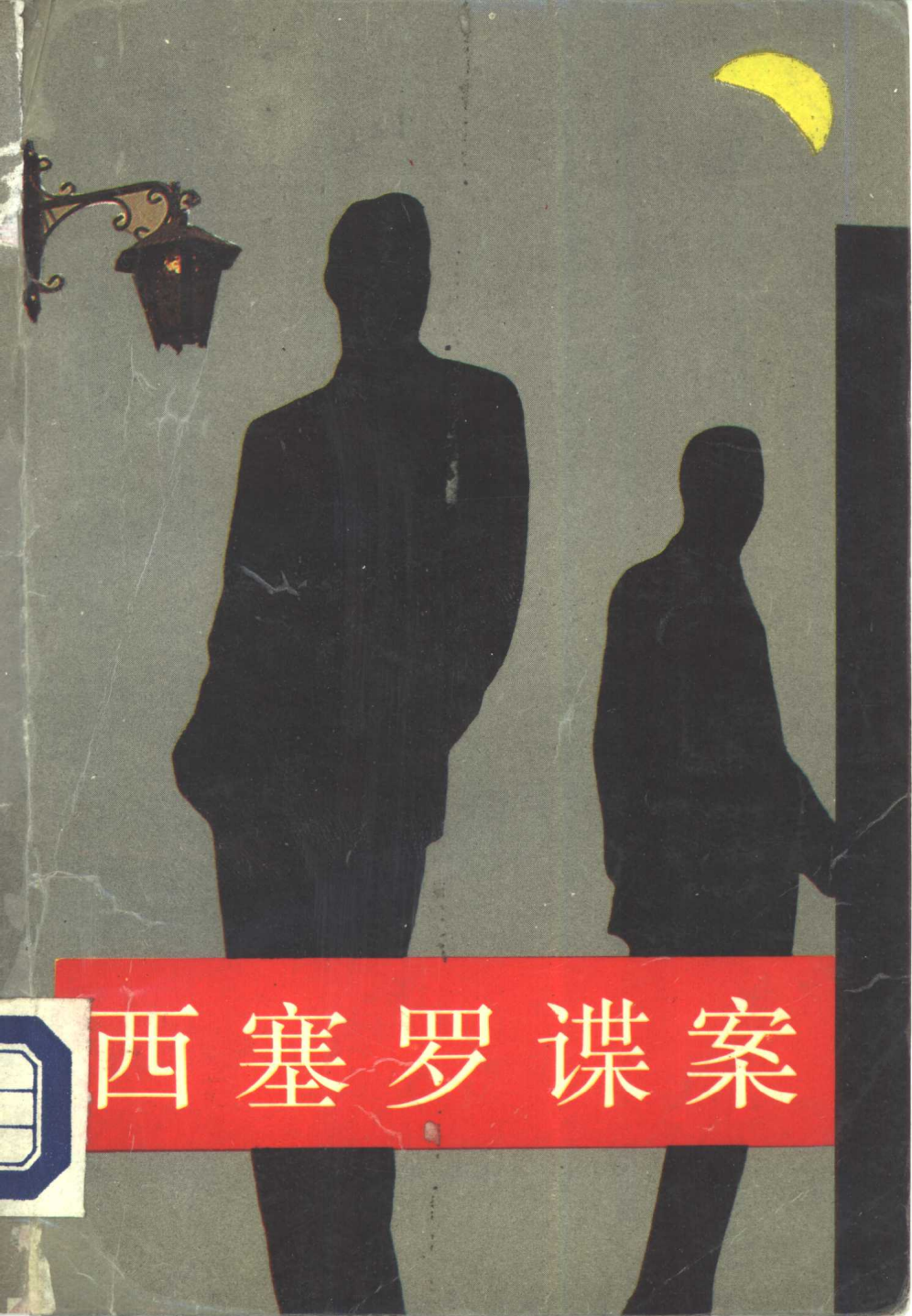




西塞罗谍案

314
E363
298

西塞罗谍案

〔奥〕 慕吉施 著
〔土〕 巴兹纳

王 剑 陈新芬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哈尔滨

P 199 3, 2, 1 a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陈 仲

西塞罗谏案

〔奥〕慕吉施〔土〕巴兹纳著

王剑 陈新芬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哈尔滨龙华印刷厂制版 哈尔滨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0 8/16

字数: 210,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7,000

ISBN 7-207-02228-X/I · 386 定价: 4.70元

目 录

上 卷

西塞罗行动 (1)

下 卷

我是西塞罗 (154)

上 卷

西塞罗行动

〔奥地利〕慕吉施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静悄悄地进行了一场神奇、诡秘的斗争^①，在漫长的六年当中^②，就连一分钟也没停止过。

“西塞罗行动”^③可能是这场斗争中最有声色的事件。此事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之间，地点在土耳其。

“西塞罗”是一名间谍的代号，他的真实姓名至今我仍不知道，虽然为了他，在我一生最紧张的这六个月里，我曾不止一次几乎丧失理智，甚至险些掉了脑袋。

此事结束不久，第三帝国就彻底垮台了。从此之后，我的心情数年深陷忧郁之中。那时我想，既然“西塞罗行动”已经被无数疾风骤雨般的事件所淹没，它也就永远被葬入历史坟墓了。可是谁料不久前，报刊上又开始登载关于此事的报道，虽说十分耸人听闻，却与事实大有出入。因为除了西塞罗本人（如果他还活着。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之外，我成了详知此事始末的唯一当事人，所以我试图尽可能向读者

① 指各国间的间谍斗争。

② 按西方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突然进攻波兰开始，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结束，整整进行了六年。

③ 西塞罗（前106——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以聪敏、机智、雄辩著称。在本书中，是一名德国间谍的代号，他的间谍活动被称为“西塞罗行动”。

说清它的原委。我说“说清它的原委”，是因为虽然经过了五年的坎坷和磨难，我对此事仍然记忆犹新。

“西塞罗行动”开始的时候，战争已经接近高峰：同盟国的军队已经登陆意大利；俄国人，一年前由于德军进抵伏尔加河流域并向克里米亚猛攻而还处在失败的威胁之下，这时却在胜利反攻；对德国本土的轰炸成了家常便饭，而且日趋猛烈。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开始崩溃了。同盟国的优势兵力做好了实施决定性进攻的准备。第三帝国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而德国领导人却不愿承认局势的绝望，虽然“西塞罗行动”为他们提供了关于敌人实力和意图的详尽情报，而这些情报几乎是以往任何军事领导人都无法通过谍报渠道获得的。

与世界上其他城市相比，安卡拉有个长处：从这里可以最清楚地观察战争全局。身为德国驻土耳其使馆的随员，我理所当然处在战时一切外交事件的中心。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去伊斯坦布尔。这是座炎热、喧闹、繁华的城市，也是那时世界上最大的中立城市。

对德国说来，驻安卡拉大使馆，是瞭望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因此，驻土大使便成了第三帝国一切外交职务中最重要⁴⁵的差事。任命前总理弗朗茨·冯·巴本^①担任此职，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不过这个职务绝不是那种既轻松又有油水的肥缺，而是个只有威望很高的政治家才能胜任的差事。

有趣的是，担任驻安卡拉使馆一等秘书职务的是任克。此

① 一九三二年六月至十二月，巴本任魏玛共和国总理。——译者

人与“西塞罗行动”也有直接关系。顺便说一下，他那迷人的、爱慕虚荣的妻子，是里宾特洛普的妹妹。派他们夫妇来安卡拉，很难说是无意之举。

英国驻土大使休·奈奇布尔·休格森爵士，是位人品出众的绅士。我在许多正式招待会上见过他，却从未同他攀谈过。毫无疑问，他在土耳其人士中间享有盛誉：他那时的确是才华超群、深孚众望的大使。由于这个偶然机会^①，我有可能阅读英国大使馆的大量文件。其中一部分绝密等级的文件上，有休·奈奇布尔·休格森爵士的亲笔批注和说明，字迹极为工整、清秀。凭此也可看出他的书生风度。我记得，我、巴本和任克一边阅读这些机要文件，一边对休格森爵士个人报告中表现出的高度职业素养赞叹不已，报告语言生动而又简明扼要。

一九四三年初秋，发生了一件小事，回想起来可能是尔后诸事的开端，至少在我看来，是“西塞罗行动”的起点。

由于分工的关系，我到日本大使馆参加一次枯燥乏味的午餐会。例行公事的话题之后，一位夫人开始给大家（包括给我）看手相。因为这位夫人是位代办的妻子，我不过是个随员，所以对她的手相术不能漫不经心，而只能彬彬有礼地微笑。看完我的手相，她说我将有一场大劫。我想，在那种吃紧的国际局势之下，德国正处在逆境之中，对我做这样的预言是无需多么高明的先知的。她还预言我将长寿。不过，在那种境况之下，这对我也不算什么吉课。午餐会散后，在不

^① 指“西塞罗行动”。——译者

失礼仪的情况下，我急忙向使馆花园走去：我的汽车停在那里。坐进汽车，很可能是我关门用力过猛，一块玻璃被震碎了，破片落入车内：“占卜者”的预言似乎开始应验了。

虽然我并不迷信，可是为了不再触霉头还是小心翼翼地慢慢驱车回家。临睡前我照例到儿子的卧室去看看他。他发烧了，所幸不是大病。第二天清晨，这两件倒霉事的影子就从我的记忆里烟消云散了。

可是这一天过得也不太平。虽然倒霉的仅是我的秘书，但后果很糟，而且殃及于我。我不愿说出她的真名字，因为这个姑娘已经结了婚，如今在德国某地过着美满的日子。何况在使馆大家也从不叫她的真名，因为她有个口头禅“尽善尽美”，而都管她叫“善美”。这个浑号当然也是对她的工作的赞誉。她勤恳、和蔼、诚实、忠厚，是个理想的秘书。每当她休假或生病的时候——当然，这是极少有的——我就越加相信：没有她，我就象失去左膀右臂一般。她不仅是位绝好的秘书，而且也是我们整个工作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就在这天早晨，善美在关保险柜铁门的时候挤伤了拇指。在我跑去请医生的时候，不幸的姑娘几乎昏了过去。两三天后，她伤势渐轻，又可以继续工作了，只是还不能打字。

现在善美也许早把此事忘在脑后了。而且，如果我说她那点伤是小题大做的话，她是不会怪我的。不过那时我还是认真对待的，虽然不曾料到，恰恰是这件不屑一提的小事，成了我的劫难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则是因为要为我的秘书请一名能打字의助

手，于是来了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人。后来，在最关键的时刻，她竟同“西塞罗行动”紧密联系起来了。

不过这个姑娘的真名也不是伊丽莎白。现在她是否还在人世我无从知晓，也不知道在那个可怕的日子以后她境况如何。但是为了她的家庭，我也不说出她的真实姓名。

和所有的人一样，我在一生中也有过错。当静思往事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许多倒霉事都是咎由自取。我的过错就在于轻信了一个本不应该相信的人。伊丽莎白欺骗了我，而且骗得非常巧妙。因为她一直和我们玩弄心计，所以我很长时间未能察觉她对我恨得入骨。

一九四三年九月，善美出事不久，我飞往柏林。旅途自始至终都不走运。在黑海上空，我们的坐机遭到高射炮袭击。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我们得以生还，只能说是奇迹。

柏林的景象很阴郁。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气氛，冷得就象那时欧洲的天气一样。英美军队已经在西西里登陆；东线^①的战况也很糟。这一切决定了威廉大街^②的情绪。外交部官员对我和我那些尚未超出服役年龄的同僚们说，我们工作毫无成绩，在我们身上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外汇，很快就要把我们派到前线去了。如同对所有外交使团一样，责备我们没有及时查清同盟国军队在北非陆登的意图，也没弄清导致

① 指苏德战场。——译者

② 纳粹德国的首脑机关集中在柏林威廉大街上。——译者

③ 指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墨索里尼下台和九月三日意大利新政府与英美媾和。——译者

意大利垮台的许多事件。由于我们没有弄到必要的情报，柏林官员们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我们早该把大使馆柔软的安乐椅换成东线不大舒服的硬板凳了。

直到临行，大概仅仅为了给我提神和调土耳其人的胃口，才向我透露，德国又搞了几件秘密武器和新式装备，足以使第三帝国摆脱困境。

从柏林回来，我彻底醒悟了；这些消息改变不了土耳其人的情绪。差不多我也猜到，我在土耳其呆不长了。当然，我没料到，几个礼拜之后我要再去柏林，而且带着一包极其重要的文件。

在我回到安卡拉不久，“西塞罗行动”就开始了。此外，还发生了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我要说的是两个人，两个起初在我看来与“西塞罗行动”毫不相干的人。他们，准确地说，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在“西塞罗行动”的最后阶段，竟间接地起了决定作用。

因为事隔多年，我已经记不得他们的真实姓名了。不过这无关紧要，就管他们叫汉斯和弗里茨好了。这是两个德国飞行员，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其中的一个有一副相当动人的仪表，另一个人的长相却平淡无奇，以致我几乎想不起来了。那时他俩到土耳其才几个月。他们自称，不久前，在黑海上空他们同占优势的俄国战斗机发生了一场空战，结果飞机被打落。他们勉强跳伞，降落在土耳其海岸附近。按照国际法规，他们在中立国受到拘留，但没把他俩关进集中营。土耳其人象对待其他国家的军人一样，对他俩甚为宽厚：把他俩安置在安卡拉一家舒适的旅馆里，并准许他们请假一

天，唯一的限制是要求他们保证在旅馆过夜。

我清楚记得安卡拉德国侨民区热烈欢迎汉斯和弗里茨的场面。几周之内，到处请他们做客。人们为他俩办置了上等西装，送给他们充裕的零用钱。我还记得他俩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汉斯和弗里茨对所有愿听的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逃回祖国，然后迅速重返前线的计划。至少他们是这样表白的。

消息传到使馆之后，我们认为有责任告诫他们不要逃跑。如果他们不信守诺言，就会剥夺他们被拘留在土耳其的轴心国军人享有的优待。然而，我们的担心竟是多余的。他俩在安卡拉过得自由自在。我对汉斯和弗里茨当时的行为所知不多，但也可以猜到，他们再三表白的为国捐躯的豪言壮语，是说给安卡拉德国侨民区的未婚妇女们听的。汉斯和弗里茨在安卡拉的日程表，排满了为他们往日功勋和建立新功的热情而举行的晚会和午宴。

然而，人们终于对黑海空战发生了怀疑。很多人听过他们的故事。后来，人们终于从中发现了一些破绽。这就提醒人们去询问尚驻在克里米亚的汉斯和弗里茨的航空大队。可是第一封发自安卡拉，途经柏林，邮至克里米亚的询问信，却因偶然（尽管在多少涉及“西塞罗行动”时，我从来讨厌“偶然”这个字眼）的原因，在途中丢失了。过了一些时候，又发去第二封信。接到询问信的单位寄来回信的时间晚得令人吃惊，以致当它送到我们手中的时候，对我们说来，信里已经没有任何新东西了。这时我们已经了解，汉斯和弗里茨不过是两名逃兵，而且当安卡拉德国侨民区在欢迎他们

的时候，他们正领着英国谍报机关的津贴。因此，当我们得知那场征服了许多女人心的所谓黑海著名空战纯属子虚的时候，并未感到惊讶。空军指挥部通知我们：某月某日，一架飞机试飞，上有两名飞行员，从克里米亚某机场起飞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上面所说的便是“西塞罗行动”各种人物的概况。只有那两个逃兵在这里说得过早，因为他们被识破是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初次结识西塞罗的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以后几个月的事。而西塞罗一登场，剧情就急转直下，汉斯和弗里茨以及其他一些人物，与西塞罗比起来，都成了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往事也就不值得再提了，而只有伊丽莎白是个例外。

二

那年安卡拉的秋天十分喜人。虽然夏季比往年炎热，可是一到十月，天气就凉爽、柔和了。灿烂的阳光每天普照着大地，晴朗的蓝天笼罩着广阔、恬静的安纳托利亚平原。这景色给人们带来喜悦，仿佛世界上一切都平安无事一样。

对我说来，十月二十六日这天，和往日并无多少区别。我照常上班，办理职责范围内的各种事务，然后很早下班离开使馆。可是，我没想到，到了晚上，生活竟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

这天晚上，我想早睡。看了一会书，就熄了灯，很快就

睡熟了。一阵电话铃声把我吵醒。

我家的电话已经坏了几天，这给我们带来许多不便。睡前，我还同妻子埋怨电话仍不能用。所以，听到它的铃声，我并不十分生气。如果它一直好用的话，我一定会恼火的。

后来我常想，如果那天安卡拉电话局迟几小时修好电话，或者那夜根本接不通我的电话，“西塞罗行动”将如何发展，或者还能否发生呢？

我在蒙胧之中取下话筒，是使馆一秘任克太太打来的。在她的恳切的声音里夹杂着焦急：

“麻烦您，请马上到我家来，我丈夫要见您！”

我说，我已睡下，并想问她有什么事。可是任克太太打断了我的话：

“事情很急。请您马上来！”

我妻子也被吵醒了。我一边穿衣，一边同妻子猜测，是什么使命等待着我。也许柏林又交代下来什么离奇任务，这在以前是屡见不鲜的。

走出家门，我看了一下表：已是十一点半。

几分钟后，汽车在使馆主建筑前停下。这是一栋德国旧式建筑，包括数个单独院落。因此，土耳其人管它叫“阿尔曼科伊”，即“德国村”的意思。满面睡意的土耳其籍守门人打开了沉重的铁门。走进大门不远，便是任克的住宅。任克太太听到铃声，亲自走来开门。对我道过一声把我叫来很抱歉之类的话后，她说：

“我丈夫睡了，不过，他想明天清晨见您。”说着，她

指了指客厅的门，“那儿坐着一个‘怪客’，”她接着说，“他有件什么东西想卖给我们。请您跟他谈谈，弄清怎么回事。您走的时候请别忘了把大门关上。用人让我打发去睡了。”

她走了。我独自呆在前厅，开始考虑深夜同“怪客”谈话是否是随员的职责。无论如何我得尽快结束谈话。

我走入客厅。窗上垂着厚厚的窗帘，陈设豪华的大厅，只亮着两盏台灯，使它显得比平时更舒适。

在靠近一盏台灯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他的脸躲在暗处。他一动不动，好象睡着了一样，但他并未入睡。他站了起来，用法语同我讲话，声音里夹杂着不安：

“您是谁？”

我说，任克委托我同他接谈，他会意地点点头。这时，他的脸被台灯照亮了。从他的面部表情看，他似乎轻松多了。

看样子他已年过半百。浓厚的黑发从宽大的前额直梳向后，一双黯淡无神的眼睛总是不安地看看我，又看看客厅的门。他有一个棱角生硬的下巴，一个轮廓模糊的小鼻子。总之，他是个其貌不扬的人。后来我同他混得熟了，就觉得这个人的脸很象个惯于掩饰真实感情而不必化装的小丑。

在我觉得很久的一分钟内，我们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

“是个什么人物呢？”我想，“显然不是外交使团的成员。”

我坐下来，并示意请他也坐。他没有坐，却蹑足走向门口，迅速把门打开，又一声不吭地把它关上，然后走回来，

如释重负般地坐进沙发。这真使我感到来者是个怪客了。

他开始用蹩脚的法语讷讷而谈：

“我有件东西想给您，给你们德国人……不过，在没说是什么东西之前，我要求您保证，不论你们要不要这东西，都不向任何人泄露，除了您的上司。快嘴的毛病很可能送掉您和我的性命。无论如何，我都关心这个保证，哪怕我这辈子最后干这一次。”说着他做了一个令人厌恶，但意义明确的手势：用左手在脖子上一抹，“能给我保证吗？”

“当然。如果我不能保守秘密，我现在就不可能呆在这个地方。请告诉我，您要做什么？”

我不耐烦地看了一下手表，他立即懂了我的意思：

“您马上会有足够的时间，只要您明白我为什么到这儿来。我的东西对贵国政府极端重要。我……”他又吞吞吐吐起来。

他究竟是由于说法语困难而吐字缓慢，还是有意观察我的反应呢？了解这点，对我很重要。

“我能为你们提供重要文件，是一切文件中最重要的。”

稍停片刻，他又补充说：

“文件来源是英国大使馆。噢，怎么样？您有兴趣，当然啰，对吗？”

我尽可能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我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个想靠取巧发财的小骗子，要对他多加小心。陌生人好象要证实我的印象似地说：

“可是，你们要这些文件，得给我钱，很多钱。我这勾